

马家湾修路记

帅 瑜



9月底,种完麦子,村里的公路正式动工了。这是马家湾村第一次修公路。打炮眼,村里没有钢钎和锤子,村民们就从自己家里扛来工具,还把家里的十字镐、铁锹、锄头、筐子、扁担等,全都自发出工。大家自己带上苞谷面馍、酸菜、茶水,中午吃喝都在工地。

200多名村民,历经半年苦战,一条宽3.5米、长10里的土公路终于修成了。从此,马家湾村至少晴天能跑车了。试车那天,前面一台拖拉机开路,后面是镇上的一辆嘎斯车,一直开到村委会门口。那里,聚集着村里的男女老少,有的敲着鼓,有的围着嘎斯车看稀奇,村民们兴奋地说:“咱们村终于看到汽车了!”

二

时间到了2008年4月,马家湾村党支部换届,病愈后的杨科玉,继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那时,外村的公路铺水泥、搞硬化,看着漂亮,跑得舒服。可马家湾村还是一条土公路,路面窄,经常垮。村民出山办点事,依然不方便,农户脱贫致富也很受影响。

因当时村里公路不好,村民史君花就曾经历过一次危险——

那一年,一天夜晚10点钟,怀着孩子的史君花,肚子突然疼了起来。“赶紧上镇卫生院,要生了。”史君花对丈夫杨学兵说。

杨学兵找来一辆三轮蹦蹦车,冒着大雨连夜送史君花出山。全是泥巴路,蹦蹦车一走一滑。走到阳坡处,山高坡陡,杨学兵他们把车拼命往上推。这时,史君花的羊水破了,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一会儿上山,一会儿下山,一路折腾,直到深夜两点,史君花终于到了镇卫生院……

时至今日,史君花说起此事,仍是心

有余悸。

2009年10月,村党支部召集村民开会,研究把土公路修成晴天都能跑的水泥路。

会上,村民们听说要修水泥公路,个个高兴得不得了。村民杨明海率先发言:“村里硬化水泥路,我全力支持!”

一人倡议,众人响应。村民们纷纷表态: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为了修好子孙路,我们就是再苦再难也不怕!”

村民们的心意,把杨科玉感动得眼泪直流。就这样,村里开始了第二次修路。不过,当时村里苦于没钱,10里路只铺了7里,硬化的路面也只有2.5米宽。马家湾村的水泥公路,还未达到国家规定的3.5米宽标准。

一年后,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,马家湾村第三次硬化公路。这一次,村里自筹10万元,县交通局扶持75万元,路面在2.5米宽基础上,又加宽了1.5米,达到4米。

三

然而,没想到的是,没过两年,随着经济的发展,马家湾村的水泥公路,还是窄了,货车难通行,小车错不开。虽说有条公路,但仍然感到交通不顺畅。

2016年,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响,马家湾村党支部抓住机遇,开始了第四次修路。这一次修路,村里自筹20万元,国家补助40万元,在原有路面的基础上,再次扩宽,硬化达到5米。一条水泥铺就的宽阔公路,终于横贯在大山中。

公路通,路路通。从此,大车小车在马家湾村进进出出,畅通无阻。村民行路难的历史,一去不复返了。

2018年6月,村支书杨科玉退休。村党支部换届,43岁的史君花,挑起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。这位青海女子嫁到马家湾村19年,在村里入了党,后又任村党支部委员。

上任伊始,史君花便开始琢磨:前几届村党支部和老支书们,已经把进出马

家湾村的公路修得这么好,自己这一任上,一定要把公路修到村民的家门口。

这年秋天,马家湾村开始了第五次修路。这一次,公路要通到每个组和每一户。

村里有一条彭家沟,3组村民都住在沟里。那里还有村集体30亩猕猴桃、25亩金丝皇菊基地。过去,3组村民进出彭家沟走的是山路,几乎是在刺架里钻。到2019年春,终于修通了到彭家沟的4.4里公路。而通往1、2组120户的人户公路,还有7.6里未通。史君花请求镇上和驻村的市县单位支持。

县交通局补贴120万元,市工商联、县检察院驻村工作队和村里自筹了110万元,当年底,路终于全部修成了。村里道路全部硬化,路基宽达5.5米。

这一年,马家湾村也脱贫出列,彻底甩掉了贫困帽子。

“村民从此能在家门口坐车出山了,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,这是非常值得的。”史君花欣慰地说。

1组村民马大喜,家离村委会有5里地,全是泥巴路,下了雨雪,一家老小不敢出门。现在,水泥路一直修到他家门口,马大喜乐得合不拢嘴:“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,我们再也不走泥巴路了。”

何止是不走泥巴路?从此有了致富路。

交通畅,百业旺。公路修起来,村民富起来。如今,农户都在大力发展经济项目,种、养殖业的农产品也都能顺畅地运往山外,卖上好价钱了。

眺望这群山,凝视着马家湾村的公路,人们感慨万千。马家湾村的历届党支部,历经30多年,5次修路,终于修成了村民们进出大山的路,终于将公路修到了村民的家门口,终于打通了这大山深处的致富路。

遥看山峦,路在山间。公路联通了外面的世界,也联通了山乡的明天。

图为马家湾村山间公路。

高维益摄

眼前,是两株已经挺立八百多年的银杏树。我们围着银杏树欣赏,遇见几位当地人。他们给我们讲述了关于这两株银杏树的故事。

他们说,过去经常有鸭子在树上活动,大人和孩子都看到过。鸭子从树上跳下来,然后扬长而去,有时是一只、两只,有时是一大家子十几只。不光是大鸭子,小鸭子也能飞上树。

他们眉飞色舞地讲完之后,禁不住感叹,现在可没有了这样的景观。

银杏树位于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后营庄村。这里距离天津市区虽只有一个半小时路程,我却是初次到来。来之前,也不知还有这样两株银杏树以及飞鸭的传说。

一位当地村民见我望着大树凝思,问我,是不是还在想着鸭子飞上树的事儿?他接着告诉我,现在想看鸭子飞,可以去大黄堡,那里可以看到。别说鸭子,那儿还有数不清的叫不上名字的鸟儿,天鹅也有。

大黄堡?在什么地方?离这儿不太远,开车半个小时就到。那里是湿地保护区,一眼望不到头,好着哩。

真的吗?我半信半疑。我出生在天津,一直生活在天津,在六十年的时光里,对天津的湿地保护区了解不多。不过,现在既然听说了,那就一定得去看一看。

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,不允许随便进入。前些日子北方飘起了漫天大雪,现在虽已过去好多天,但在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内,依旧还是一片洁白的世界。水面更是一望无际。发白和发黄的芦苇把所有的路都给理了,几乎看不到可以行走的路面。

我和保护区的管理员边走边聊,管理员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。我听了他对大黄堡湿地的介绍,然后迫不及待地问他,这里的鸭子可以飞起来吗?

我告诉他在银杏树下听到的故事。小伙子笑了,接着肯定地说,我们这里的鸭子不仅能飞,而且飞得特别快。有多快?我问。小伙子想了想,说,您对车速一百一十迈的感觉有概念吧,大黄堡有三万多只野鸭子,它们飞起来的速度跟一百一十迈的车速一样快。

我听了,十分惊讶。然而四处巡视,怎么看不见鸭子呢?

小伙子向我摆手道,您别找了,野鸭子非常灵敏,人走到离它们两百多米的地方,它们就已经悄然跑了。

见我神情失落,小伙子赶紧安慰我。实际上,他们作为管理员,也在减少巡视次数。有的小路因为好久没有人走,如今已经长满芦苇和野草。要让这里成为真正的自然之地,成为野生动物以及各种鸟儿的天堂,就要减少人类不必要的打扰。

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,面积有一万多公顷,主要分为两个区域,中心区域占地四千多公顷,一般控制区域占地六千多公顷。它是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芦苇湿地自然保护区,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原始地貌保存较好的芦苇湿地。这里有鸟类两百三十多种,包括一、二级保护鸟类,如灰鹭、白鹭、黑鹤、天鹅、丹顶鹤、大鸨等。在这片阔大的区域里,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景观,比如知名的燕

武 歆

这里是 大黄堡湿地

王湖以及部分抗日遗迹等。这里同时还是东亚—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途中的一条重要路径。

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前身,有很多自然形成的水系。从前,这里环境堪忧,经过整治后,如今已经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。除了各种鸟儿,这里还有植物四百多种。水中浮游生物和野生动植物,构成了良好的生物链条。

管理员跟我讲述:早些年他在巡视时,曾经亲眼看到过几千只、上万只鸟儿在天空集聚飞翔,看到过大量的鸬鹚在水边栖息玩耍,也曾有野兔、刺猬、獾在眼前倏忽闪过……如今他们的巡视,已经基本上依靠无人机和望远镜进行观测、监护,以便及时记录下动物们的实时动态。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让自然进一步回归自然。

恢复自然生态,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,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和持续努力的方向。

从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回来后,我一直忘不了那片美丽的大自然和那些会飞的鸭子。或许有一天,飞翔的鸭子不再是奇观。说不定它还能与我们在公园里、大道上一起跑步嬉戏;当我们休息的时候,它们也会停下来,与人类相互对视而又互不打扰,然后自由地飞翔起来。

下图为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景观。

天津市武清区大黄堡镇供图



大地



清晨,明净的阳光洒在荆山的崇山峻岭。放眼山野,远睨悦目,一派澄澈、静谧。

一条条水泥公路,犹如一条条玉带盘旋在山岭之间,蜿蜒逶迤,伸向荆山深处的马家湾村。一户户白墙黑瓦的农家,静静地依傍在公路一侧,一切仿佛一幅画。

然而,有谁能想到,这个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镇的边远山区村,过去因为没有公路,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村民出山,全是土路,一抬脚就要先爬一座大山,走10里山路,才能搭上进镇的小中巴。

在这深深的大山中,想要修一条公路,谈何容易?

没有公路的马家湾村,让村民吃够了苦头。

有一年,七旬老人马洪青到镇上赶集,挑着4只鸡去卖。当他赶到镇上时,已是下午1点钟,集已经散了。老人站在集市上愁眉不展。这时,突然想到自己认识镇财政所的徐同志,无奈之下,老人把鸡挑到徐同志家门口,说要卖给他。

徐同志看到老人挑着4只鸡站在自家门口,一问才知缘由。想到老人走了那么远的山路,都这个时辰了,他不忍心说“不”字,便将鸡全都买下了。

没有公路,农户想卖农副产品挣点钱,却卖不出去,村民守着资源,却过着缺钱的日子。

1988年开春,马家湾村党支部换届。镇里下派干部徐玉忠到马家湾村任党支部书记;原村支书杨科玉因身体原因,任副书记,协助工作。

新一届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,研究村里的工作。让徐玉忠没想到的是,所有党员异口同声地说:“村里的事千头万绪,但最紧要的一条是,先把村里的路修好,能跑车就行。”党员的话,无疑是村民的心声。

可是,这千岩万壑的大山,岩头难削,沟壑难填,工程巨大,投资不小。杨科玉说,原来的村党支部,不是不想修路,而是没有钱修。

徐玉忠和杨科玉商量:“困难一定有,但是马家湾村因为没有公路,阻断了村民们致富的路,也阻断了村经济发展的路。现在我们就是蚂蚁啃大象,也要啃出一条公路来!”

这一年7月,村里请来县里的技术员,开始踏勘路线。

村民们看到村里真的要修公路了,喜出望外,都铆足了劲。



霜染朱柿红

陈荣力

节气与物候的关联真是神奇。这不,先前还黄澄澄、青茵茵坠弯枝头的朱柿,一过霜降,全成了火红的小灯笼。那浙东的村庄和山冲、岭岫间,满枝满树的火红,是天地间热烈的色彩,也是乡情深深的记忆和牵念。

各地多有种植的柿子,其名目和品种繁多,形状和滋味丰富。然而我总固执地认为,最好看也最好吃的,是产于浙东绍兴一带、大小如鸡蛋的朱柿。这样的固执,既来自大诗人陆游对故乡朱柿的传神描述,更缘于自己多次观朱柿、摘朱柿、吃朱柿的亲身体验。

在浙东绍兴一带,朱柿虽种植历史悠久,但过去只零星可见;而现在,那庭前屋后、溪边岭坡,一树树火红的朱柿成为常见的风景。由此,观朱柿、摘朱柿、吃朱柿的人,也成为霜降过后的季

节里,与朱柿交相媲美的另一道热闹的风景。

这样的风景,当然缘于深秋和初冬时节,天地间成串、成簇、成片的朱柿那醉人的美。寒露甫至,朱柿尚青黄相间的时候,朱柿树便开始掉叶子了。待霜降一过,遒劲的树枝上与柔韧的枝杈间,能见的惟有一串串、一簇簇、一片片的火红。那单纯的火红、干净的火红,是红的燃烧,是红的热舞,抢眼夺目,震撼人心。这样的美,随着光阴的转换,亦具无穷的韵味和风采。你瞧,曙光微曦的清晨,那曙光里愈来愈鲜亮的火红小灯笼像是无数的红宝石,闪烁着富丽和神秘;秋阳高照的下午,那和着阳光一起晃荡的火红小灯笼像是跃动的火苗,照红岭坡和山冲;暮色初起的黄昏,那伴随炊烟远近朦胧的火红小灯笼像

是曼舞的红纱,浮动着脸融融的温馨和感动……

这样的风景,还缘于朱柿那甜满唇齿舌尖、沁入肺腑心田的美妙滋味。在柿子大家族中,朱柿有两个特别。其一,其他种类的一些柿子,须采摘后放一段时间或用石灰水浸过除涩之后才可食用,而朱柿是挂在枝上直接成熟,摘下立即可吃的;其二,其他不少柿子,果肉大都为固体状,紧咬细嚼是必需的,而朱柿的果肉是处于液体与固体之间的胶状体,幼儿和老人皆可食用。朱柿的甜,是酿着阳光、霜气和果木精华的鲜甜、芳甜、稠甜。

其实,除了树上挂着的朱柿,另一种朱柿同样美得让人心醉,那就是画家笔下的朱柿。中国人向来有崇尚喜庆、吉祥的审美传统,柿子“事事如意”的寓意

和朱柿火红喜庆的颜色,让朱柿成为中国画惯常表现的内容。几年前曾听一位老者说过一桩趣事。他家有一幅题为《东干干颗蜜,尚带一抹霜》的朱柿画,平日一直珍藏着,每年秋天天气合适时便拿出来晾晒一下。一次他正在屋内喝茶,忽听得天井里有叽叽喳喳的鸟声,出来一看,原来是一大一小两只乌鸫鸟正对着天井中晾晒着的朱柿画飞翔扑棱,一只还几次欲去啄画中的朱柿。

由此我想起有关朱柿的一个习俗。浙东绍兴一带的柿农们采摘朱柿时有一个习惯,枝头最后几个朱柿往往不再采摘,将其留着。我曾问一位柿农,这是有什么讲究吗?柿农笑了,说,留给鸟儿吃呀。霜降过后,冬天马上到了,鸟儿难寻吃食,这些朱柿好歹能让鸟儿有些吃的。